忠穆集

三

忠穆集卷五

宋 呂頤浩 撰

乞留尚書省官隨行在事狀

臣昨奏事蒙聖訓隆祐太后欲行六宮合留行在人數親奉聖訓六宮並隨太后行此中更不留人臣尋契勘在京日知揚州時相視奏邸內尚書省直筆留一半在京一半於揚州州治安下今若不留直筆之類即

內省職事令何人掌管蒙聖訓欲令內臣權管臣即時已奏令內侍權管內省職事深屬不便臣即至都堂與執政商議此事有合奏陳者陛下以隆祐太后及先朝房院人數稍多痛懲二月間倉猝之禍遂先遣行誠得策也然近日議者多以為陛下雖有固守建康之詔而陰為避敵之計如曾楙尚疑之況無知之民乎今不量分嬪御留行在則民心不固流言紛紛此不可一也兼內宰之職自成周有之董正女御之屬今內尚書掌批

出四方奏牘及臨時處分亦自古設官之制宮禁峻深與外人不相見故號令嚴謹若令內臣權管深恐不容亦恐不可開端此不可二也伏望聖慈詳酌少留六宮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撥內尚書直筆在此以嚴命令乞

賜睿察

論乞移蹕平江府狀

臣有迫切之懇久欲仰冒天聽然朝夕思念深懼輕瀆冕旒之聽是以踟躕累旬未敢陳述欲隱忍不言復恐

懷情不盡上誤國事身為舊弼仰荷陛下恩遇之深既有所見豈敢緘默不言臣竊見今年二月間移蹕建康與諸大將兵屯去處相近指麾號令事勢順便漸圖中原此上策也然自三月至八月敵人騎兵弓弱馬瘦之際既未能舉事今已秋深矣正敵騎得志之秋不可不嚴為隄備惟建康之為郡與偽境相去密邇敵人用兵能避實擊虛既知韓世忠與張浚兩軍人馬精鋭分屯楚泗兩州必引兵西去由上流渡江敵騎所向如飄風

驟雨之來朝發太平州上下州軍午未之間已馳至建康斥堠探報安可及哉萬一奔衝兵馬蹂踐倉猝顛沛又如在揚州時不可不防也伏望聖慈為宗廟社稷計長慮却顧天下幸甚且陛下近降指揮改駐蹕為巡幸法漢高祖唐太宗之事願明詔大臣熟議於九月下旬且移蹕平江前倚陂湖沮洳之險背負松江長橋之阻緩急不至狼狽進退不至倉黃候來春復幸建康乃萬舉萬全之計乘輿永無後患之策也臣項在河北與金

人相持累年熟知其情大槩善示弱善設伏若近日別無警報此尤不可不慮安危之機國之大事仰冀聖明深賜洞察臣昨於建炎三年蒙陛下擢任左僕射是年四月扈蹕往建康至八月下旬懇告陛下廵幸浙東仰蒙聖慈浩然開納進幸溫台等州是年金人渡江聖駕往來迄無驚擾之患前事未遠龜鑑昭昭雖敵兵未必至江然在我之計思患預防不得不然也臣衰病餘生常恨無以報國輙貢芻蕘之言仰祈天造貸其萬死臣

無任激切之至

論邊防機事狀

臣歷官四朝蒙國厚恩仰荷陛下眷遇之深雖糜骨粉身無以論報臣自聞豫賊與金人入邊以來緣不知探報之詳無由條具備禦之計而數日來收宰相趙鼎書云敵騎尚留淮甸詐不可測又得右軍統制張俊及一二掌兵官書云將士之心皆願悉兵過江與金人接戰緣事關利害輒有愚見冒昧塵述夫王師纔渡江便有

大禍福何以言之蓋淮南之地金之騎兵可前可却而我師易進難退不可不審也竊料敵人二三月間糧盡必勢窘何以知之蓋京西及徐亳諸郡全未有耕鑿糧運所出自來止藉東平濟南府及淄青德博等數州而已今偽齊漕運由北清河泝流至濟州山口鎮原注上水約一千里自山口鎮入黃河經由徐州淮陽軍轉漕入淮極為艱阻兼黃河自來難行舟船則齊人所儲糧食必不廣數年以來劉豫父子雖於南京淮陽軍陳穎數州積聚

惟知附彊昨金人既得志於此地諸羌附之乃驅率諸
國人民使之先登冒犯鋒鏑何嘗有愛惜兵民之意哉
國家自渡江之後數年以來陛下宵衣旰食竭力養兵
近方聚得戰兵十五萬器甲粗足豈可容易渡江與不
顧危亡之衆決一旦之勝負哉自有萬全之策望陛下
熟計之今已歲盡但乞謹守長江俟來年金人欲退之
時須明遣探報選差大將揀擇精鋭急急追襲若乘勝
可前引兵至南京亳州界以撼汴京則劉豫父子必震

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
內伏望聖慈考漢高祖馬上治之之跡法唐太宗櫛風沐
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在西北二邊出入行陣二
十餘年今者年逾六十近在軍中頓覺筋力衰憊非復
昔時之强壯也日望陛下賜骸骨而歸所幸未填溝壑
之前一見中興之業爾乞賜睿察

論車駕乘馬事狀

臣昨日留身奏事仰蒙聖諭朕欲親幸軍營按視諸將

來於棘門灞上細柳營勞軍以今觀之自咸陽東南西
漢故都至灞上道路約五六十里計其往還必須三兩
日是時臣僚亦不以為非唐太宗躬擐甲冑平定禍亂
如揄窠圍之後與單雄信親角勝負虎牢之戰帝麾軍
先登率史大奈秦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遂擒竇建
德皆聖人英武之畧但陛下今日不當親臨戰陣不當
履危冒險不當馳騁畋獵不當身屬櫜鞬若按視軍營
出郊跨馬何損於治哉臣願陛下以剛斷為心以神武

為事勿拘俗儒之論自為鬱鬱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
幸甚

論黜浮薄之士狀

臣前日與宰執進呈潘棐差充川陝宣諭官李愿下幹
辦公事面奉聖訓令說與李愿潘棐比因上殿觀其為
人頗輕浮不可全信此行祇以棐久在西方知川陝人
意備詢問爾夫潘棐臣素不識之但曾召至都堂觀其
為人有口辯善談論然舉止輕儇議論捭闔政如聖訓

之不疑德宗雖頗知其詭譎但一好詆毁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韋渠牟形神浮躁有口辯德宗親信之此二人者皆以辯捷變亂是非唐政不綱孔子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也臣願陛下日後引對臣僚之際更加詳審察其趣向而用之庶幾所進擢者皆重厚沉毅之人而退黜輕儇浮薄之士使小人不得間君子則可以立功立事協濟中興之大業矣臣不勝拳拳之至

論乞於邕州置買馬司狀

臣世為北人聞諸宿將皆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乃用騎之地騎兵之一可禦步兵之十山林川澤出入險阻乃用步之地步兵之一可禦騎兵之十自金人南牧以來中原之兵與金人相持未交鋒而輙奔潰者以平原曠野敵人騎兵衆而中國騎兵少故也昔馬伏波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因表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遂鑄銅馬式於魯班門外號曰金馬門又西漢元狩以後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故也恭惟陛下臨

御以來留意馬政然關陝諸州半陷敵中四川道路通塞不常戰馬難到行在惟廣西一路與西南諸蕃接連密邇黎雅等州日進綱馬節次到來諸軍頗以謂堪備出入行陣欲望明詔有司於邕州置買馬司差有風力臣僚一員充提舉官收買綱馬契勘四川秦鳳路祖宗以來以茶易馬故川路各有茶馬司竊聞西南諸蕃貴重中國絹帛每歲不惜十萬縑可以買馬數千匹今欲禦捍彊敵經理中原較量輕重十萬縑或可輟那所有

也臣昨蒙聖恩閔其衰病退就閑散以終餘齡而臣年將七十坐以待盡自意此生不復瞻望天日之光矣又況無謀可詢無事能策豈謂睿慈記憐舊物宸翰屢頒使人促召而臣卧病日久皮骨僅存氣息奄奄全不入食形骸支離久立則仆寔已不可支吾再念平生喜於鞍馬不畏霜露軍旅錢穀之徧歷險阻艱難之備嘗今以老疾氣血既衰筋力憊矣雖欲奮不顧身竭盡犬馬以報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而臣曉夜以思垂盡微軀固

不足惜萬一有誤國家大事隕命喪身死有餘責臣實危殆朝不保夕委是不能乘騎冲冒寒暑誠不敢輒當重任恐負使令盡棄前功晚節掃地惟陛下眷遇哀憐保全終始俾臣致仕或依舊宮觀臣雖在林泉猶思結草

書

上時政書

某皇恐頓首再拜某昨於宣和五年八月內嘗具奏燕

吞契丹今日之勢講和亦不可恃欲戰則力不逮若非遷避更無上策議者多以為鑾輿南渡必失中原是大不然赤壁之戰魏彊吳弱然而魏武大衂者江淮之間沮洳之地又有長江之險非北人用重兵之利此吳所以勝也戰勝則勢張豈有失中原之理哉議者又曰敵人既能渡大河豈不能渡大江亦不然黃河水狹霜降之後水面不過一二里又無水戰之具敵人渡河所以不能制大江則不然水面闊遠狹處不下七八里若於

逼境後來數路官私馬刼掠已盡步人之勢終難抗騎兵霍去病傳云自後更不議伐匈奴者以無馬故也豈不可鑒哉竊望某官長慮却顧俯察愚夫之言况防秋在近機事甚迫梁宋間諸州環地千里城壁不固雖欲增修已不及矣伏願發於誠心開悟天意先遷宗廟於江外大駕且駐南京若無探報只駐南京萬一有警速駕南來江淮地熱又馬無稈草必不能久留俟其既往我復北去未為失計也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

之貺此近歲東南所無者區區不敢以多物効誠顧初冬在候塞上鐵衣寒早有禦寒衣物數件輙以拜納方公閑居閩中時此禮不敢廢是以塵涜幸賜矜亮

與李伯紀書

某閑居無所營為昨於丹邱東郊創園築室求詩為貺乃蒙不鄙愚陋寵惠兩篇調高陽春詞掩騷雅累日諷咏燥吻霑濡泉石增輝山林改色自此始矣道阻且長無由謁謝伏惟亮察荷蒙寵諭禪刹之旁借地為園此

亦王子猷借宅種竹之意浮雲不繫於去留雅意孰分
於物我達人大觀歎仰不已十二詠尤見製作之工依
韻和呈資千里一笑續貂之罪尚幸容恕上梁文得獲
披讀筆勢縱放欽服欽服

與李漢老書

承定居泉南婚嫁漸畢名邦繁會何樂如之其力辭兩
鎮朝廷從之惟少傳之除辭至六七引永叔差知太原
除宣徽使改差知蔡州復帶觀文例方荷睿慈照察俯

尺歲已大熟得來問知福建亦遂豐稔惟常湖兩郡下田有水潦之災為患亦不廣也連年苦瘧痢今夏幸稍安但衰晚老態增甚蒙貺荔子差來人由海道六日而至丹卯色味香俱未盡變北客所未嘗見歐陽永叔以謂荔枝果一絕牡丹花一絕誠可信也珍感珍感

與范元長書

閒退以來屏跡山郡親知書問因循不講忽辱垂教仰佩高誼歲寒不忘之意元長以世德碩學徊翔列卿頗

自得否其自前年初冬來丹邱寓居無鄉閭故舊杜門養拙日益衰殘每念甲戌同榜所存者僅四五十人不老即病四十年間忽忽如過隙良可慨歎

與汪彥章書

承編次詔令旁搜遠討漸已就緒若繕寫不辦且以十年上之亦可雖洪儒大筆素所留意然勤勤可知矣其被旨付以此事辭不獲已頃在布衣時屢謁范純夫是時此公為內翰兼國史修撰兼知院事兼修國史比已

畧具聞奏乞下禮部訂正庶不差互也

與黃嗣深書

錢塘江岸之别行且再期去秋蒙枉教翰尋以不詳知棲隱之地無由上狀嗣深盛德大雅蒞官行已皆前輩忠厚之風於故舊交契有綈袍戀戀之心豈勝感服某向者連年疾病閑退以來稍覺頑健城東小圃增植小花木今春起屋三數間不輟攜稚子徃游亦足以寓目寄懐荷嗣深愛念之至恐欲知衰老動止之詳也

與李德升書

寄惠佳什佩荷桑梓之意輙依韻和呈浙東今歲大熟茲可為慶湖湘舊號卑濕緣兵火後四佝未有人煙通風地乾比之丹邱極高燥老者尤便但既欲歸輿不可過惟幸速與德升尋鷄黍之約為樂爾

與康平仲書

頃在維揚同班列之次備見注措無不中理又高文博學至今不廢讀書篤信忠厚第深歎仰而每有啟擬煩

言紛紛豈非天耶命耶或者輔相造物之乖耶然杜門日久所養益純固居易俟之足矣溫台相去四五驛偶公與台守有嫌衰晚又不敢輕動遂阻良集某來春欲游鴈蕩不知車從可來山間僧寺為數日之欵否他惟順序保嗇以副區區之祝

與劉彦修書

向聞謫貶以居閑不知所至無從上狀但於令弟學士書中重疊歷叙遠别依黯之情亦不能盡登山臨水之

意然頗謂吾友氣稟剛大臨患難必不懾繼収令弟書云聞命之初翩然就道不勝歎服曾未數月已聞自便指揮此乃聖主記功宥過之厚恩次則忠義可以感鬼神誠信可以動金石之明驗也他惟將愛以副願言

與沈元用書

承僑寓松陽諸況安適念惟天下多事之時經濟有用之才周旋設施無往不可豈命有通塞而奮發自有時耶蒙諭二月末欲爲天台之游謹不出以俟文馭之來

與劉仲忱書

作日勉彊成詩以謝厚意復蒙屬和感佩尤深兩日來披咏佳篇不能釋手古詩高妙不愧元祐年間作者之風律詩警句可愛如奉天一絶編入牧之集中恐學詩者未易區别也其承先人詩賦之學以雕蟲末技忝竊科名今日見公佳作恍然自失矣

與張安世書

承閑居山中諸況粗安便出處行止非人力所能為吾

曹隨所遇而安之可也某連年冒暑總兵今歲得閑幸稍健但晚景侵尋衰態增甚蒙諭冬初下訪極荷鄉契冬中澤國宜雪作若乘興一來不異子猷之訪戴也區區縷悉非面莫既

與劉仲高書

仲高才學政事高出一時翺翔法從獻納論思乃其職業尚淹外臺何也念昔宛邱聯事二十年間凋零無幾良可驚歎政車到閩部已久諸況何如先正奏議已領

迎侍雙親在令兄官所都昌雖經兵火而居民不至流徙自縣趨左里重崗複嶺喬木蔽映而兩山之間皆良田沃壤可愛也陶公太尉廟每至祠下想其英概志在中原尤可師仰大年高文大筆嘗有吟詠否登臨之時必亦見念也承愛秋冬間見訪切不須遠來雙親年尊且奉晨昏為便相距二千里豈可命駕輕出耶

與陳祖禮書

承山居僻左必得玩意書史如昆仲才器人雖忌嫉終

之舊學日甚荒蕪雖薦試於劇煩迄未聞於殭瀞况在
公之奇節與享上之精忠雖有寸心未施薄効嗟虎皮
之弱質恐累知人誦衮字之褒章殆成虚語忽驚題品
遽及凡庸此蓋某官識度淵冲神鋒秀拔卓爾公輔之
望慨然前輩之風眷言富貴無相忘肯使朋友之道缺
輕艘重艦交馳整整之旗封豕長蛇首挫堂堂之陣竚
名還於鈞柄猶懐戀於綈袍伏念某自遠台符屢更歳
籥鵬程萬里方奮翼以圖南鷦巢一枝正卑棲而在北

輕屬任不殊於中外顧濟南之要壤號畿左之名邦褰絳帳以談經範模雖舊秉朱轓而撫俗襦袴惟新豈容坐席之温行被賜環之名别躋近侍益懋遠猷某昔處鄉庠載馳朔部豈謂雲霄之志得施桑梓之邦潔已虛心願奉一言之教摳衣望履遥修百拜之恭瞻嚮之誠敷宣罔既

賀吴顥謨閣啟

伏遇拜命中宸陞華内閣除音所建輿論交欣伏以某

官勳德傳家材能邁俗自翺翔於仕版久踐歷於要塗問俗觀風雅副皇華之遣承流宣化獨高循吏之聲豈容坐席之溫佇見賜環之名入躋嚴近益展猷為顧簡牘之未修辱緘縢而寵逮永言傾頌莫罄敷陳

賀建康張龍圖啟

伏審光膺睿渥榮領巨藩音驛遙傳輿情允協伏以某官規模宏遠器宇軒昂蚤以疏通之才薦歷劇繁之任惟金陵之會府號江左之要邦方六飛駐蹕之時聚諸

路錯居之衆雲屯萬旅豈無調護之方棊布百司每勞
應辦之力爰自下車之始已聞游刃之餘宜妙簡於嚴
宸佇陞華於要近其側聞成命第切欣愉愧尺牘之末
修辱緘縢之遠逮永言感篆曷罄敷陳

賀姚侍郎除待制啟

伏審光膺宸綍進陟從班成命播聞輿情均穆伏以某
官學通倫類識照幾先少決儒科抱經綸之器業早登
膴仕更中外之艱虞勤勞偏歷於百為夷險不移於一

節轂自貳卿之近侍兼參戎幕之淵源避劇請閑樂舊山之泉石興讒起謗駭平地之風波賴公議之辯明宜湛恩之溥博榮躋次對允副僉諧諒倚席之未溫即賜環而促名某游從有素欣抃尤深悵竿牘之未修辱緘縢之遠逮永言愧感未易敷陳

賀中山帥沈侍制到任啟

伏審光膺帝制榮陟從班郵傳疾馳輿情均穆恭以某官禀氣剛大受材敏通夙遭際於昌辰久翱翔於膴仕

智勇獨推為人傑文武兼稟於天資屬上聖之作興踐要途而遍履疇濟中興之運蚤膺爰立之求會逆種之嘯凶引鋒車而逼境謀臣猛將遲回懐不斷之疑讜論嘉謨慷慨決親征之策敵兵宵遁邊境塵清破蔡之功孰先裴令却秦之戰無出謝公已懋元勲冠冢司而涣號佇頒顯冊面槐位以尊賢綦騤別累年瞻依有素雖衰遲暮景阻陪振鷺之游而沐浴餘波幸遂潛魚之志永言欣幸曷盡敷宣

賀周中丞知秀州啟

伏審光奉宸綸榮分郡寄涓辰協吉視事宣風伏以某官氣禀中和道涵方大出際艱難之會蚤膺旒扆之知眷自郎曹擢居言路剛風勁節素傾朝野之心正色直言屢落姦邪之膽去同汲黯寧薄淮陽居異子牟不遥魏闕行奉紫泥之名遄歸玉筍之班盍懋遠猷用符輿望某辱知有素為别累年欣聞開府之初彌甚周邦之喜限拘職守阻造門闌祝頌良深喻言罔既

永言欣抃罔罄敷宣

謝趙都運啟

承乏湘南方懼黜幽之典分符浙右遽叨易地之恩靦面弗勝汗顏增愧伏念某家傳朴學世貫寒鄉親逢睿智之作興濫逐英賢而進用一塵樞府本兵無經遠之謀再秉洪鈞佐國乏贊元之業荷聖明之全度保顛躋之餘生惟會府之劇繁豈衰遲之可辦已抗章而懇避丐閑退以歸休此蓋某官德量兼容仁襟汎愛綈袍興

區比苦潢池之盜屬茲綏靖半已凋殘如脫沉疴未絕呻吟之苦若保赤子宜推鞠育之恩迺屈大臣往宣至意雖路門之勸講允賴真儒顧棠境之拊循尤資良牧纔及下車之始已聞歌袴之謠上寬宵旰之憂下慰簪纓之望某行年老矣報國蔑然欣承綸綍之頒媿後緘縢之賀敢煩記室先枉教函感佩良深喻言罔既

賀胡樞密啓

伏審光膺睿渥擢任洪樞朝廷得人僉爾一時之慶後

傑在位聳然四海之瞻恭以其官學洞三才智周萬變
際風雲而摛藻蔚為王國之華依日月以蜚英迥出廷
臣之右自躋榮於法從益簡在於宸衷越陞右府之嚴
幄贊聖謨之密豈特受成於將帥又將制勝於邊陲經
武本秉遒威於遠服代天理物行進位於洪鈞其晚
幹披風夙嘗託契崦嵫暮景方待盡於山林撲析餘生
亦並霑於膏澤厚德不遺於閑退高風念及於衰殘忻
幸良深敷宣罔旣